



从綦江城区往东看，一条小小的山脊进入视线，山脊沿着城区的边线延伸，树木匆匆而过，山上雾气腾腾，那就是横山——一条横着的山脊。

横山，横竖都是风景

□刘泽安

消失的朱沱斜塔

□罗安南

在我的故乡永川朱沱古镇桌子角险滩处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实心九级八角白塔，屹立在悬崖边400年不倒，成为故乡的地标式斜塔。

白塔建造在长江边50多米高的悬崖上，塔高约30米，基座宽5米，九级塔身用青砖砌成笋状，一层比一层小，造型稳重大方俊美，飞檐翘角，玲珑有致。每级塔体八角上均有翘起的砖，砖头刻着小龙头，下系风铃，随风飘荡，发出清脆的“丁当”声。

白塔底部的青石上雕有精美的花纹，历经风雨侵蚀，图案仍清晰可见；塔身三层以下，绘有莲花鱼瓶、飞禽走兽，栩栩如生，这些精美的手工壁画，让人惊叹先人造塔工艺和绘画水平的高超。

白塔高耸于江边，给人一种凛然自威的庄严感和压迫感，彰显出宝塔镇河妖之说的气势。

传说：朱沱四望山寺的李公菩萨与妖怪王白基斗法时，王白基在桌子角呼风唤雨，命妖怪石龙将巨石赶到长江里，隔断江水，水淹朱沱。李公菩萨装鸡叫，王白基怕天亮现原形，慌忙之中将巨石变成险滩。李公菩萨邀来天兵天将救援，托塔李天王将塔抛出，将王白基、石龙两妖怪压在塔下，使桌子角险滩恶水不再祸害百姓。

据地质考察，由于地壳运动，桌子角将一排排巨大的岩石连成片，从江边一片连一片，一直连到江心外。它犹如一个巨型大坝，几乎把水隔断，迫使江水改道，直涌向关刀碛，白浪滔天的江水滚滚向东流去……

不知从何时起，白塔变成了斜塔。每从斜塔下走过，感觉仿佛塔要倒塌一样，十分可怕。我问过故乡的老辈人，斜塔这样，至少有百多年了。渐渐地，大家也就习惯了它的模样，称它为“桌子角斜塔”。

桌子角也因此成为长江上游四大险滩恶水之首。多少年来，不知有多少过往船只在此葬身江底。每当船工看见白塔，就意味着要过险滩急流了，必须打起精神来！

凡下水船经过此地，船工们都会聚精会神，齐心协力踏着整齐的步伐，吼着川江号子“嗨咗，嗨咗”，奋力划桨。驾长手握舵把，眼睛紧盯着前方航行向前，直到险滩过了，大家才有喘息机会。

那年头，木船没有机器，上水全靠拉船的纤夫。纤夫远远看见白塔，就开始调整状态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里是命悬一线之地。此刻，船长放长纤藤，高声大吼，“雄起”，“嘿咗，嘿咗，嘿咗咗！”纤夫们吼着号子，手脚并用，迈着沉重的步伐，爬行在悬崖边，艰难地走过险滩。桌子角一过，纤夫们长舒一口气，因为马上就要到朱沱停船歇夜了。

站在船头，近看白塔，独竖峭壁，长天似洗，塔顶之上，白云缭绕，塔尖直插云霄。那种庄严肃穆，更能感受来自心底的震撼。

此时，夕阳洒在白塔上，白塔通体发光，白塔映入江中，波光粼粼，塔显得更斜、更美、更俊，恰似一幅美丽画卷。

桌子角斜塔默默地立于江边悬崖之上，俯瞰着芸芸众生。在远归的游子眼中，它是家中昏黄的油灯以及等待亲人回家的面容；对江上行舟的人而言，它是危险来临前的警示和即将停舟靠岸休憩的告示牌。同时，它又像一位老者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与滔滔江水陪伴着岁月的流逝。

谁也不会想到，它会这么快消失在世间。

1966年8月的一天，一群“小将”和一批基建队农民，打着旗帜，高呼着口号，涌向桌子角，要炸掉白塔。四五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，用钢钎在白塔塔基下，抡起大锤，打开一米多深的洞，将20多公斤炸药放在洞里，插好雷管，接上引线。一声巨响，白塔慢慢地向长江倒去……

人们蜂拥而上，争看传说中塔底压的宝物。结果，塔基下仅有“万历通宝”“天启通宝”几十枚铜钱。在白塔旁边，有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，碑上刻有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已模糊不清，碑石落款：明，世宗年制。随后，几个不识字的年轻人，抡起大锤将石碑砸烂。

朱沱斜塔倒了，石碑碎了，这也成了古镇人心中的痛！

的春秋，没有人会遮挡她，没有人会拒绝她，迎着她深深地吸一口气，仿佛要把她吸进心里，不再吐出来，哪怕是一口。可她的行为和动作都温柔的，让每一个山中人，岁月静好。

横山的风，横的风温暖却不炽热，山的风凉快却又暖心。

横山的太阳

太阳，地球村的太阳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
横山的太阳，还真的不一样。

有人说，天下的太阳出来，都是喜洋洋的。横山的太阳下，如果是光秃秃的，没有一点遮挡的话，那也是炽热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可横山的太阳有些羞涩，见了树或者其他遮挡物，她的炽热立马就被抽了个马威，温度降了下来，炽热程度明显减弱。

横山的太阳，还真的是不一样。

有人说，横山的山脊上顶着的太阳，那只是横山的太阳。一条小小的山脉延伸在县城的东面，算不上巍峨，但也就这么一点点海拔，让这个小小世界的太阳变了模样。准确地说，是太阳光的热情收敛了一些，有些热情过度了，人受不了，太阳也不愿意。在一片光亮的山脉中，总有那么一段横着的山脉沉浸在不光亮的阴影中，面积有时大有时小，但那阴影下的树林却是生机勃勃。

横山的太阳和太阳光，照着每一片树林，也照着每一个人，离不开她，也不可能离开她。但她的热情照耀着我们的生活，在横山的这一小片天空，我们迎着阳光的明媚，走在太阳光的阴影下，却不是阴影下生活，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。

横山的太阳，就是地球村的太阳。横山的太阳，也是我们的太阳。

横山的月亮

今年农历七月十四日，我第一次在窗户看见了那轮圆圆的月亮，想不到的是，我见着的窗户里的月亮有些瑕疵，不知是我的眼睛出了点问题，还是月亮出了问题？那夜色撩人的月亮右下方有一个小小的字母“A”，不很显眼，但仔细看是能看见的。

站在窗户前，铁丝网窗户好像在过滤着什么？那圆圆的月亮也不安分，她慢慢地往天空之城爬去，路上除了云朵还是云朵，云朵是一条路，云朵的路在夜色里不诡异，那就是天空的方向，没有谁能够阻止。但那右下方的字母，我还是看得见，一点都没有改变，“A”的向上是明确的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月亮圆圆的盈满之时，不应该有这个字母的存在啊？难道是那网状线的窗户吗？均匀分布的网状线，把夜色无边的天空分割成了许多份均匀的天空，那月亮就是在这样的天空中游荡。

我推开窗户，月亮的光芒瞬间照亮了我，蚊虫肆虐我的眼睛，但这会儿的眼睛忘记了蚊子，只有那撩人的月亮和月光，说月亮是温柔的，其实月光是柔软的，空气中也是柔柔弱弱的。我揉了揉眼睛，那月亮的右下方那个A字母依然在，只是那冒着的尖显得圆润了些，没有那么锐利。月亮的行进道路依然没有改变，这样的夜晚是团圆的象征，这点小小的缺口不会有人去计较的，多大点事。我也不是计较事事圆满的人，发现的这个秘密，也只是埋在心底，口里什么也不讲。

横山的月亮，在七月十四也没圆满，不是什么憾事。生活中哪有什么圆满？即使在横山旅游度假区避暑的人们，这样的天气有些小暑，也是应该的。就像我看到的月亮，在农历十四本不该圆满。

月亮在天上，亮堂堂。我们的生活亮堂堂。

日出日落

横山的日出东方，那是老瀛山再往前的山峦上，一抹天际线上的一幅画，不那么圆却又是那么的震撼，红红火火地跳出山峦，一束束的阳光投向横山上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房屋、树林、田野，没有灼热，只有照耀。

日出前的画面，那是早已铺垫好的。那远远的山脊上悄悄咪咪地铺上几层金黄、黄、浅黑色、白相间的，远看是雾，近看就是一幅画，那是早已画好的，至于是谁画的？度假人都不知道，也都知道，那是横山的大自然杰作。

一群太阳的后裔，在这片土地上跑步、散漫、耕耘，头顶上的阳光跟随着时间的脚步穿行在山里的稻田，稻田中盛产的横山贡米已经是金黄金黄的闪着腰，这样的阳光之下，横山贡米闪耀着自己的光芒等待着，等待着那喜笑颜开的镰刀，那最原始的收割方式，把最原始的稻谷丰收回家，贡不贡已经不重要，致富自己的家最重要。

横山的太阳悄悄咪咪地落下。人们纷纷攘攘地走出山沟沟、山坡坡、山岗岗上的家，相互打着招呼，一天的灼热化为凉爽。

横山的日出日落，就是阳光的更替，是心情的舒畅。阳光下，我们行走，阴影中，我们行走，寻找一个人前世之旅和当代价值回归的快乐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主席）

（作者生前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）